



记》中的《三王墓》改编而成——少年眉间尺在黑衣人宴之敖的帮助下，献出头颅和宝剑，从而大仇得报。而昔酒的《铸剑》则是改编了鲁迅的改编——在昔酒笔下，眉间尺是一个略显稚嫩的孩童，他有人性的脆弱和恻隐之心，也有为父报仇的一腔热血；而宴之敖则是更为纯粹的产物——全身为黑色所覆盖，肩负着仇恨，冷静而充满杀戮之气。在故事高潮，三位主人公的头颅飘在空中扭打撕咬，最终化为白骨，难辨其貌……如果说眉间尺的牺牲充满无奈，那么宴之敖者的牺牲，则更像是无数死者的性命汇聚成的一种关于“牺牲”的美学。牺牲，不是为了复仇本身，而是为了三个头颅在金鼎中的相聚，为了壮丽的战斗，为了唱出那首壮丽的歌，为了让自身的尸骨成为权力的坟墓中永恒的那根刺。

与许多插画师一样，昔酒也有着多变的风格。正如她自己所

说的那样，相比起单一插画，她更偏好能阐述一篇完整故事的绘本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完昔酒单张的插画，会感受到有一股平静的叙事感。她的作品可以让人脱离开当下的环境，去到画中的氛围环境中，感受画里带有夏天气息的清风和酷暑里的庇荫处散发出的青苔味道。置身于这种氛围下，如同午后看着微尘在一抹阳光的照耀下，跟随时光一起缓缓流动的舒适。毋庸置疑，艺术家的创作里往往藏着自己读过的书走过的路，这些作品不仅是技艺才情的表达，也是自我认知与思想的集成。

细腻的笔触、低饱和色调、平淡却动人的生活感，构成了昔酒独树一帜的风格。她的画作中藏着一种沉静的叙事力量，不声不语也能轻易将观者引入画中世界，仿佛暂时忘却周遭现实，一切浸润在宁静而温润的氤氲里。

“我们眼睛里除了平视或仰视，更应该经常俯视，俯视疾苦和病痛，俯视角落和夹缝；我们眼中看到的除了繁华盛景，还应该有机间冷暖；我们应该拥有的，除了海纳百川的眼界胸怀，还有悲天悯人的创作灵魂。”

作为一名90后插画师，日常生活中的她是爱“秀”自己的猫，会分享喜欢的作品和感悟的女生。“绘本、水彩画、怪事爱好者”，这是昔酒在社交平台上

给自己的简介。此次参展，昔酒带来了“万岁·家园”系列作品原稿亮相，恰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，愿通过作品，使作者与读者在新中式的诗境里，织一场宏大而温柔的幻梦。

“画龙少年”的东方气韵

同样年轻的新锐插画师离城，以电影感闻名于插画江湖，曾绘制《阴阳师》超人气角色酒吞童子、铃鹿御前等经典绘卷。只需一眼，其作品中的氛围与情绪便能将你俘获，让你好奇，想去窥探画师的灵魂。他笔下的古风世界，是对未曾真实体验之感的浪漫幻想表达，细腻中不失壮阔宏伟，在梦境与现实、史诗与静谧的交融中，创造出触动人心的画面。

观看他的画作，如同按下电影的播放键。精妙的构图在方寸间构建出辽阔深远的空间意境，牵引着观者的视线与心绪。在充满东方色彩的奇观异境中，仿佛能听到角色与天地共鸣的低语。人景合一的定格里埋藏着故事，在无声的画卷上悄然铺展。神秘的意境离不开其独到的用色。流动的色彩成为无声的叙事者。他笔下的色彩清新素雅又不失瑰丽，营造出清冽空灵的氛围，引领我们步入画中，呼吸那个世界

下图：90后插画师昔酒在插画节上也有签售活动。

